

# 老人独居“古墓”23年 养蜜蜂做伴

一位75岁的老人,在武汉新洲道观河油麻岭村大厚洼山的墓地中,独自生活了23年。这23年生活犹如一个谜团:老人为何选择住在古墓里?他究竟靠什么生活下去?这23年,他一个人又是怎样度过?10月15日,记者走进道观河深山探访,揭开“古墓奇人”之谜。

## “古墓房”乍看不起眼

75岁的“墓中人”住在新洲深山之中。

记者一行坐了1个半小时的车来到新洲道观河油麻岭村,车在山路又行驶15分钟,才来到大厚洼山的山脚。山路狭窄,只能弃车步行穿过茂密竹林树丛。再沿着田埂往山上爬,大概又要走10分钟左右。“看,陶爹爹就住在那几间土房里。”顺着村里居民手指的方向,只见一间红房子在隆起的山坡上若隐若现,四周被绵延的山脉包围,前面临着一方池塘。“真是好地方啊!”随行人发出一阵感慨。

我们寻访的“墓中奇人”没有在家中,正担心会与他错过,这时,从一片果树林中走出了一位背着竹背篋的老人。“这就是陶爹爹,也是你们要找的在墓穴里住了23年的人。”引路人说。

说明来意后,陶爹爹直接将记者带到他的卧室:这是一间石头和泥土砌成的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,里面放着木床、木柜,还堆着柴火,乍看和一般农家无异,并不像是一处墓穴。“这里原来是一个长宽都是两米的坟墓,我刚来时就住在这里。”陶爹爹向记者比划。接着,他又指着卧室对面的墙壁说道:“这砌墙的石灰,原来也是墓地里的,我修房时把它利



陶少堂在他的“卧室”中

用起来了。”

他又带记者来到屋外,沿着左侧土墙绕到屋后,拨开丛生的杂草,眼前赫然出现一道1人多高、长满青苔的石壁。“这就是当年那墓穴的尾墙,修房子没动它,一直都留在这里。”“我现在养了20多只鸡,9只兔子,9只羊,这一片果林都是我的。”绕到正屋,一只黑色的小羊从记者眼前走过,远方是成片的果林、田里还种植了棉花……从这个角度看,陶少堂的生活又和一般农民差不多。

## 大火毁家,“古墓”中安家

一团团的疑惑等待陶爹爹解开:他是如何寻到这片墓地?又怎么会选择在他人看来“不祥”的墓地中居住?坐在那间在墓地地基上砌起来的10平方米“卧室”内,陶爹爹开始讲述那一段伤心往事。

陶爹爹是新洲油麻岭村人,原是农民出身,两岁丧父,4岁丧母,成了孤儿。他跟着爷爷住在一起。因为自幼性格比较孤僻,时常要受表兄弟的气。因食物分配不均,14岁的陶少堂与表兄弟争吵被打得头破血

流。当时,陶少堂流着泪,捂着流血的伤口一路奔出家门。从此后,倔强的他便一个人独自在外生活,再也没回去过。

陶少堂一直独自居住,靠种地、养鸡为生,他还在家中养了蜜蜂。1984年,陶少堂的蜜蜂产出了整整两箱蜂蜜,结果,他发现蜂蜜被邻居偷偷拿去卖掉了。陶少堂生气地上门找邻居理论,对方却矢口否认。当天晚上,伤心的陶少堂头也不回地离开油麻岭,到外地打工去了。

陶少堂打工没有赚到钱,身无分文地回到家乡,因为当年的房子被一场大火毁掉,他居无定所。沮丧的他来到村里的大厚洼山上,在山上池塘旁边的瓜棚里住着,风吹雨打整整一年。一次,他上山挖药材,无意中发现了池塘往山上走有几处墓穴,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,已经没有碑文,他脑子一转,便想出在墓里搭个棚子避雨点子。

陶少堂担心碰了别人家坟,他就来到山下村里,挨个问所有的老人:你知道这是哪家老人的坟么?老人们均摇头不知。这下,陶少堂放心了。

他将自己瓜棚内的小竹床搬上山,往两米见方的墓地一摆:刚刚好。他就着两边墓墙,搬来石头砌成1米高墙壁,再用茅草、树枝、塑料纸在上面搭一个顶棚。短短一天时间,陶少堂就在墓穴里给自己建了一个小“家”。

接下来一年半时间,陶少堂住在这间坟墓中,每天自墓穴里出入。“这里一点都不潮湿,空气也蛮好。”

## 4个墓穴上搭起4间房

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,陶少堂陆续从山下搬来凳子、桌子等家具,这一下就把窄小的墓穴空间给塞满了。因此,陶少堂决定扩建,他利用旁边的坟墓又搭了一间屋子。

10多年间,陶少堂陆续从山上搬来石头、石片,在四处墓穴的基础上共搭起4间房屋,一间做堂屋,另外两间养鸡养兔。陶少堂一开始住在最右边一处墓穴里,因此,他舍不得搬离,就将那间墓穴做了自己的“卧室”。

陶少堂的家中一直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供电。他开始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。后来,自己在山间挖了两个井储水,解决喝水问题。夜间则是点煤油灯,“山坳比较宽阔,用电容易遭雷击。”陶少堂解释。

由于房屋地处深山,晚上坟墓周围常有野猪等野兽出没。“我一点都不怕,它们见了我要躲避呢。”陶少堂有自己的一套野外生存之道,他在墓穴前生起一堆柴火,火光把频繁出没的野猪都吓退了。

一天大清早,他刚从地里劳动回来,就看到一只狼正在叨他养的兔子。狼的眼睛里闪烁着凶狠的光芒,与陶少堂相隔3米左右的距离对峙。他迟疑了片刻,

操起靠墙的锄头,三两步冲上前就往那只狼挥过去。狼被打伤了,丢下兔子一路逃跑,陶少堂就一路追赶,一直追到不见踪影才罢休。20年间,陶少堂用锄头赶跑过两三只狼。

从住进墓穴的第一天起,陶少堂脑子里就没有“门”的概念。过去,他在墓地正墙上开个口,就能随意地进出。如今,他的房子多了,养的鸡、羊、兔也多了,频繁被偷,他才给自己家中装了两道门。但是,每次出去劳动,陶少堂还是不习惯关门。思想纯朴的他想不通,每个人都可以靠劳动为生,为什么有人会去偷东西呢?

## 恋山恋墓不愿离开

75岁的陶爹爹在堂屋中堆满了油茶籽,他一边剥壳,一边聊着自己的经历。他讲起话来思路非常清晰,精神矍铄,看起来只有60来岁。陶爹爹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养生之道:原来,他在墓地里住下后,在墓穴的侧墙上打了个洞,放个蜂箱养蜜蜂。这么多年来,陶爹爹每天早中晚都要喝点蜂蜜。

记者在陶爹爹家中看到,他的蜂箱就镶嵌在他那间石头卧室的“墓壁”上,箱口朝露天开,箱尾正对陶爹爹每天睡觉的木床。他说,这样才能防止蜂蜜被偷。在陶爹爹与记者聊天时,“嗡嗡嗡嗡”的声音一直在耳朵边萦绕。“每天一睁开眼,我就能听到它们的声音,一个人闷得慌就和它们说说话,觉得心里挺舒服。”

除了养蜜蜂,陶爹爹还养鱼。过年过节,他就到池塘里打两条小鱼做菜吃。

近年来,政府把他家原来的土地和大厚洼山里的土地进行置换,现在,陶爹爹一个人拥

有山上的土地大约就有10亩左右。陶爹爹陆续在周围山上种下桃树、枣树、野板栗、芝麻等。屋子背后种了好几棵银杏树,他每天像照顾孩子一样浇水施肥。去年,桃树大丰收,陶爹爹将桃摘下来赶上集市拿到镇上去卖,陆续卖了上千元,他喜欢得合不拢嘴。

陶爹爹一天的生活非常简单:每天天一亮,他就起床,走出墓穴来到田间劳动,晚上10点左右睡觉。因为卖水果、卖粮食、卖鱼,陶爹爹和外面的交流越来越多。他渐渐迷上看戏,逢年过节听山下村民说起哪个乡里正在演戏,他都会走40多分钟山路,到村里或镇上去瞧瞧。“那些人打扮得好看,唱得也好,我看着心里就喜欢。”在与村民接触过程中,他还爱上了打牌。无事休息时,就常下山玩牌。他家里还多了两件现代化设备——一块手表和一个收音机,都是山下的朋友送的。

前些年,陆续有人上山,发现了这位老人以及他所住的这处“世外桃源”。2002年,政府给他办了“五保”。每年春节,他还能收到政府送来的慰问金、粮、油等物品。知道他一人住在山里,当地派出所一名民警经常上山来看望他。这位民警常常劝他搬到山下去住,说附近都有居民,对他也好有个照应。每次陶爹爹都摇摇头拒绝。“我在这里住得蛮好,下去住不习惯。”

陶爹爹一直没有成家,独身一人,与山与墓与蜂为伴。23年来,他已经深深地眷恋上了自己住的地方。当问及陶爹爹有何心愿,他看了看墓穴周围,回答竟是:我希望把家一直维持下去,好好保护它。

据《楚天金报》

# 四女五男公司宿舍上演“艳照门”

香港“艳照门”的男女主角人气多数一落千丈,现在,广东东莞一群青年男女,在聚会后一块做出了不太平常的“动作”,被身边的人给抖了出来。道德的底线究竟在哪?个人空间到底有多大?民间有各种不同的想法,专业人士也有针锋相对的观点。

“前段时间自己的压力很大。这才想彻底地放松一下。更何况,我们这代年轻人中,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事情?只不过是外人不知道而已。”杨思等人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犯法,对此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“我们只是闹着玩,拍下来也是觉得好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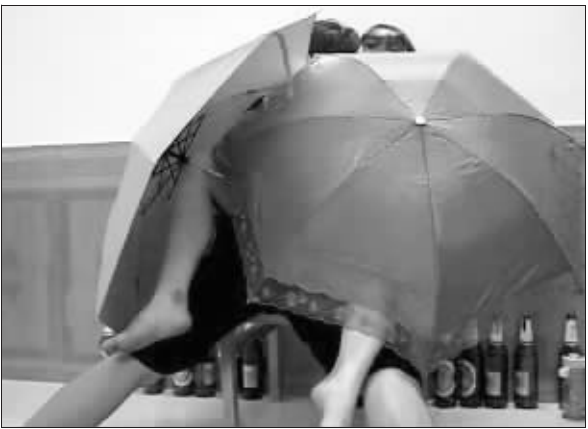
## 事件回放

### 公司宿舍内举行聚会

姜芳的男朋友孙先生在东莞一家车行工作,半年前在网上认识了在广州一家艺术学院舞蹈系上学的姜芳。姜芳今年6月本科毕业后,在东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上班。姜芳的两个同班的男同学汪雷(化名)和夏平(化名)也在这家公司上班。起初姜芳与孙先生同住在一起,但在中秋节前夕,姜芳搬出了孙先生的住处,搬到了文化传播公司为员工们提供的宿舍里。

孙先生自己也常去女友公司宿舍玩,与女友的众多同事们也渐渐地熟悉起来。9月26日是女友一女同事杨思(化名)的生日,孙先生也一同参加了当日的生日聚会。聚会地点就在公司的宿舍里。“大家买了两箱啤酒,还有生日蛋糕和一些小吃。”

孙先生说,该公司的员工



玩游戏输了后摆出的动作

宿舍是一个大套房,他们同事四女五男混住在一起,当天聚会的地点就在套房的客厅内。27日凌晨前一切活动还算正常。在凌晨左右他就回自己的住处了,以后的事情他起初并不清楚。

## 发现照片和几段视频

但前日晚,孙先生又到女友宿舍玩时,在女友电脑上意外发现了一组照片和几段视频。虽然其中并没有女友,但是孙先生还是异常气愤。“是她拍的,这些恶心的姿势她都拍得出来,真是想不到。”

孙先生说,看到女友拍摄的照片后,当时心情很糟糕,和女友还有一些争论,并坚决把照片和视频全部拷贝走。出门时孙先生还与公司的几名男员工发生了轻微身体冲突。

昨日记者在孙先生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些照片和视频。照片共有80多张,而视频则有5段。视频的时间在14分钟左

右。记者逐一看了这些照片后,能够证实拍摄确实是发生在当日生日聚会上。“在80多张照片中,有一些很不正常。”孙先生指着其中几张照片说,他们只是同事,并不是恋爱关系,却做着恶心动作。记者注意到,照片和视频中主要涉及到两男两女。据孙先生说,戴眼镜的汪雷、夏平、杨思以及另一女孩都是同事。孙先生说,这其中并没有他女朋友的影像,但自己觉得看着别人当着一大堆人做恶心的动作,还能用相机当着面拍摄下来,“女友的这种行径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”,孙先生发现照片后曾质问过他们。“他们竟然说只是在玩,这让我觉得更加不可想象,这才报料给媒体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,让社会评评,这到底是对还是错?”

## 当事人回应

### “我们这代很多人这样”

昨日下午,记者来到位于

南城的这家文化传播公司。在传播公司里,照片中的当事人除了夏平没有到场接受记者采访外,其他人等均出现在采访现场。据女当事人杨思说,9月26日是她21岁的生日。在晚上10点与多名同事一起吃晚饭,大家就买了两箱啤酒和生日蛋糕。“我们是喝多了点,闹着玩的,更何况我们还没有越过底线。”据照片当事人称,他们也仅仅是小范围地在宿舍里做着这些动作,没想到照片和视频会让人知道。

## 输了就做性爱动作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杨思并不肯向记者透露是哪里人。起初她不断向记者强调“我们做这样的动作又没犯法。当日是我生日,只有这时才会疯玩一下的,平时根本不会玩的。”随着采访深入,杨思开始了沉默,最后竟哭了起来。

据照片中的当事人汪雷说,他们这帮同事都是今年6月份才刚刚毕业。“我和夏平以及姜芳都是毕业于广州一家艺术学院舞蹈专业,杨思是毕业于广东另外一所学校的艺术专业。”汪雷说,因为是在公司同吃同住,平时相处得也比较好。而9月26日因为杨思生日,宿舍里的男男女女这才聚集在一起。“我们当天可能是喝了点酒,有些亢奋。所以做出了这些性爱动作,也没什么奇怪的。”汪雷说,他们是穿着完整的衣服在玩的。“那天主要是因为大家盘坐在地上玩游戏,说好了凡是输了的话,就必须做动作出来。这才会有这些事情,平时都是规规矩矩的。”

## 私下闹着玩不觉有不妥

记者提问:既然是在玩游戏,何必要以做性爱动作来作为“惩罚”呢?杨思起先并没有回答。但后来她向记者透露,因为自己刚来东莞,身上的钱也快用光,父母一直希望自己回北方发展,前段时间自己的压力很大,这才想彻底地放松一下。“更何况,我们这代年轻人中,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啊?只不过是外人不知道而已。”杨思等人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犯法,对此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“我们只是闹着玩,拍下来也是觉得好玩。”汪雷说当时他还对着拿着相机的姜芳说,等事后一定要将拍的东西删掉。

汪雷说,哪知姜芳并没有删除,一直保留在相机里。大前天因为要去深圳游玩,姜芳担心相机卡里的内存不够,就把之前的照片全部存在电脑中,并取名为“艳照门”。“其实这些照片和视频,我们几个男生一张都没看,只是女生看了些。”结果就在前日被姜芳的男朋友发现了。汪雷等人不停地质疑,既然各种性爱动作中并没有姜芳,那为何姜芳的男朋友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“估计是想以此来逼迫姜芳回他那去住吧。”

## 当日确实有些过火

据照片和视频中的当事人称,他们当时是盘坐在地上玩游戏,是为惩罚输了的同事,才想着用此招,摆出各种姿势来娱乐众人。但记者提出为何几段视频中均是同一对男女,几位文化公司的职员并没有回答

记者的疑问。记者在看完爆料人提供的所有视频后,注意到每当夏平和杨思做出各种姿势的性爱动作之后,旁边就会传出声音来。一名在现场的男子还自称为导演,指点两人该怎么拍。

对于此举是不是心灵空虚之举,多位涉事人员称,肯定不是。“我们平时事情还比较多,每天下午和晚上基本上都要排练。”一位也在生日聚会现场的男子说,当日他们确实有些过火,在道德上说不过去,并表示今后在这方面会有所注意。

## 律师说法

### “最好争取当事人同意”

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张元龙律师表示,照片和视频的著作权属于拍摄者姜芳,而肖像权则是归属于照片和视频里的汪雷、杨思等人。基于孙先生与姜芳特殊的男女朋友关系,孙先生当着女朋友的面硬将照片拷走,而事后若姜芳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孙先生将照片返还,已成既定事实,同时又没产生巨大的影响,所以没有侵犯姜芳的著作权。张元龙说,如果是偷取的照片,则侵犯了著作权。

对于对外发表是否侵犯肖像权,张元龙律师说,最好是争取当事人的同意。倘若在不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下,又不以此获取商业性利益,则不构成肖像权侵犯。张律师说,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此种行为犯了法,但个人认为在道德上,这帮年轻人的行为不可取,更不可学。

(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 据《南方都市报》